

浪花集

世纪的回忆

对于她的回忆，是时至深泓在眼前，直至她走了将近四十多年，我那时就会想起她的清瘦的面庞、敏捷的言词、爽直的性格和善良的心地。特别是当痛苦闷闷时独自抽大烟和眼角滚下的热泪，至今已像重创的刺痛我的心。我后悔，为什么让她身前没有给她更多的温暖，这确是永矣的追悔。

吴道弘

记得小学四年级上音乐课，扬名师用脚踏着风琴，两手轻巧地拨动琴键，人情有父，弱我独无。人情有母，弱我独无。白云悠悠，江水东流。心鸟归去已无巢，儿散为云已无舟……”扬名师嗓音嘹亮，婉转动听，声如耳。这首《王伦歌》曾经是极风行的电影《天伦》的插曲，人情有父，弱我独无，使我产生难言的痛若。

我生下第七月，父親患肺病故世了。对于父親，我连没有丝毫的纪念，更不客，声音没有一点儿印象。想问，但說，又怕她增加痛苦，就从来没有问过。过了多少年以后，幼小的我冒险表兄从異鄉的老照片里找出這父親与弟弟的合影。我含泪32开大小的健全身型，托着破玻底版，两人同床地並排坐着，中国地图作为背景——二十

岁。 我 各执一张小桌子 以一幅 我
并着高凹相隔里的脸庞，父親瘦削的脸，蓄着长发，修长的身材，衣着端庄，沒有一丝心病弱的痕迹。我不记得他要选择[范围](#)的话，也許还是找他引咎把肺病省的回忆，因此就根本没有问过他。32岁這唯一的照片，早已在表弟散失了，怕是永远不了的找不到了。我 表姐 金枝

又不知过了多少年。上世纪80年代初，回故乡的多时，金枝告诉我，母親曾經得存的一条金链子，一端有颗心形的小金子，里面之保存着她的眼珠，在“文革”中被父亲抄走了。

金枝

2006年4月美国旧金山

浪花集

吴道弘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责任编辑:郁中建
装帧设计:曹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花集/吴道弘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ISBN 978 - 7 - 01 - 006466 - 6

I. 浪… II. 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8591 号

浪 花 集

LANG HUA JI

吴道弘 著

人 民 大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8.75

字数:183 千字 印数:0,001 - 3,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06466 - 6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浪花集》序

蓝色大海中的浪花：一位老编辑的心声

许力以

岁月不言，往事无声。

一个人在一片土地上默默地耕耘五十多年，这是很艰难的。吴道弘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进入出版编辑工作领域。他1950年考入上海三联书店，之后辗转来京，就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直至退休。现在已年逾古稀，还在这个领域埋头苦干。可以说他是在出版方面，从新中国诞生到现在的见证人。他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有如一位老农民，日复一日，历尽风霜雨雪，辛勤劳作，任斗转星移，始终如一。从50年代初期开始，我因在中宣部和国家出版局工作，与他时有接触，特别是70年代下半期以后，与他接触较多，深知他文化底蕴深厚，富有编辑工作经验，与社会各方面的学者和作家有较多联系，为人处世敦厚、笃实。

80年代初，我们在一起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

和《中国出版百科全书》。这两部大型辞书的编撰，都是开创性的工作，难度较大。《中国出版百科全书》虽然由我担任主编，但主要工作靠戴文葆同志和他在操作。一些具体工作，如组稿、排校、组织专家审阅，都由他负责安排，当时还得力于周文熙和杨寿松两同志的全心协助，使工作顺利展开。这部出版全书计160万字，收有2900词条，内容含量比《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的出版部分大一倍还多。正是由于大百科新闻出版卷条目有限，业内同行才倡议另编撰一部，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但是由于这部《中国出版百科全书》工作量大，既缺少经费，又无专职人员，致使工作一拖再拖，一段时间曾陷入困境。由于出版时间推延，一些条目不得不加以修改和补充，幸好得到在中宣部出版局主事的高明光和邬书林同志的帮助，本来他们也是此书的主持人和主要撰稿者，但平时因行政事务繁忙，未能经常顾及，此时遇到困难，他们积极推动，书林还仔细审阅条目，并着力进行修改和补充，才最后完成书稿。这部书从开始编撰到出版，经历了整整十年时间，这十年使吴道弘花了不少精力，还伤透了脑筋。

道弘新出一本集子，称《浪花集》。这个集子收入他平日写下的散文。他长年埋头于编辑业务，审稿、改稿，忙得不可开交，但长袖善舞，运作自如，还抽空写些文章。他曾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现在又是中国出版协会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他对出版与编辑专业多有研究，撰写有不少理论研究性文章，对出版的图书发表评论，并对同业与新人培训班讲课，能者多劳，他付出了

多少汗水。同志们对他的辛劳与业绩，予以肯定，他荣获出版界的至高荣誉韬奋出版奖。道弘工作勤快，涉猎广泛，勤于思考，善于著述，他已出版的著作有《书评例话》、《寸心集》，还主编有《编辑工作二十讲》，这都是多少年的心血凝结。正是岁月不言，自有言，往事无声，也有声！

道弘的这本《浪花集》，本子不厚，文字不多，但内容反映了他一生的工作和生活。他出生于那晨烟暮雨的嘉兴南湖之滨，大家都熟知南湖是革命的圣地，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从上海移到南湖画舫开会的地方。这里的光荣史迹，也许在他心灵上会留下些小印痕。他父亲早年去世，幼年受母亲全心培育。母亲知书达理，他从小得到家庭很好的教育，幼年就学习和背诵古典诗文。

家庭环境和教育，对每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少年时所受的熏陶，一生一世都有影响。孟母三迁的故事，千百年启示着国人。道弘《浪花集》中，有些游记，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如关于美国山川的游记中，作者借中国古典诗词加以描绘和衬托，另有一番情趣。也许这就是得益于他自小对古典诗文的修习吧！

作者的《浪花集》，记述了他与一些老作家的接触，老作家的言谈，对他的启示；追忆早年老师对他的鞭策，对他成长的影响；编辑工作中的点滴，给他的感受；家庭与生活的苦与乐……。七十多年的人生和五十多年的工作步履，在这本小小的集子中都有反映，虽然只是一点浪花，大海中一小点浪花，但是对读者可

能有些回响。读者从中可以体会到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一位编辑的成长和感受。社会发展的浪潮，汹涌澎湃，我们瞻望伟大的未来，也可不时回头看看过去。从大海的小小浪花中，在闪耀的阳光下可以看到折射的云霞。

（原刊于《人民日报》，略有删节，有改动）
2006年9月

很多年前读过的海伦·凯勒的《我的生活》这本书，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盲聋哑人，她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学会了说话、读书、写作，成为了一个优秀的人。她的精神和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常常想起她的话：“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第一天看人，第二天看世界，第三天看自己。”这让我想起了自己，作为一个编辑，我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书稿，但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去反思自己的工作。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改进。于是，我开始认真地阅读各种书籍，学习新的知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同时，我也开始尝试着写一些文章，记录自己的成长历程。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写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一些稿件的撰写工作，甚至有时候还会受到一些好评。这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将继续努力，不断提升自己，为成为一名优秀的编辑而奋斗。

高》背诵)、“父母章文”(《孝经》“子道”)、《诗经》“采薇”、《论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徐柏青

编辑历来是一种与文字有不解之缘的工作，即使在编辑工作已扩及文字领域以外的今天，作为一种基本情况仍然未变，因此，和同样是与文字有不解缘的写作，也就往往是“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陈所闻《南宫词纪》卷六：《汴省时曲·锁南枝》)。且不说古代编著合一不分时，就是在过渡到编辑专业化的近现代，同样也是如此。清末民初的学者、文章家康有为、梁启超辈，都是报刊编辑的代表人物，“五四”前后的陈独秀、胡适等文人，以至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鲁迅、茅盾、叶圣陶、郑振铎等等，又何人非既为文人又为编辑？而当时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之编辑，蔡元培、杜亚泉、谢六逸、金仲华、

丰子恺，等等，亦无一不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李贺《高轩过》）；其他许多书刊报的编辑，声名虽或有逊于上述诸君，然皆善于属文则一。韩愈所说“虽圣者不可能也”的“一身而二任焉”（《圬者王承福传》），他们都能做得“左右逢其原”（《孟子·离娄下》）。其所以如此，原因固非一端，但编辑工作与文章工作二者血脉相通之内因，当属首要。

编辑之真正成为一种专门职业，窃以为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此无疑是适应了社会生活趋于复杂之需要，是一种社会进步。且有利于编辑事业之发展。然而，编辑如果因此便与写作“割袍断义”，却又是走向自己反面了，犹如学科分工过细之后，出现各种跨学科、边缘学科之反动。改革开放前，不少地方对编辑为文，往往且视之为“不务正业”加以批评。此风当年纵然不说已“盛怒于土囊之口”，也已不仅“起于青蘋之末”（宋玉《风赋》）。幸好，改革开放之后，拨乱反正，情势有异，但编辑界文风之盛，似尚有待于振兴继续。

编辑之为编辑，主要是要编书、编文。为此，既须有编辑创意，又须进行编辑选择、编辑结构、编辑优化等工作。刘勰说：“操千曲而后晓声”（《文心雕龙·知音》），不能为文又何以为编文、编书之编辑？“盖非亲尝者不知其味也”（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要编好他人文章，自己必亦能文才行。美国著名编辑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 ?—1958）被《星期六文学评论》描绘为“一位用蓝铅笔一挥就能使光秃秃的岩石冒出香槟酒来”（《编者与作者之间》第120页，新华出版社1985年3月版）

的人，被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认为“我们的看法虽然从未完全一致，但是我们看的总是同一个东西”（同上书，第262页），也正由于康明斯不但写过许多编辑工作需要写的文章，还早在1927年就与劳埃德·科尔曼合著过《心理学浅说》等书（同上书，第237页），和作者一样“操”过“千曲”，有过同样的实践体会，也就是“亲尝过”而“知味”。

以为职业编辑为文“不务正业”，实属逆事物本性之谬识。是以必遭唾弃。不过，对于这些“一身而二任者”而言，虽不无“等量齐观”此“二任”者，而泰多仍有主有从，或以文章家而兼为编辑，或以编辑而兼为文人，或交相于不同时期为主为从，视不同情况作不同之“二任”方法，而未必划一不变。若以职业编辑言之，编辑既为其主业，则无论时间或精力，自必关注、集中于做好编辑工作，对于写文章，即使不都是如欧阳修那样“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归田录》卷二），也实际只能为三国时董遇读书“苦渴无日”而要利用“三余”（《三国志·魏书·王朗传》裴注引《魏略》：“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那样，利用业余时间为之，而不可能有较长完整时间来写作。或许正由于此，编辑所作文章，多为书评、杂论、随笔、小品及诗歌之类单篇短章，亦即本书作者后记所谦称之“零楮断墨”。本书作者之书评已出有专书，此集所收，不仅诗作皆为短诗，他如话书、品书之“书缘书情”、描绘生活情性之“居京散拾”、“旅美见闻”、“魏塘杂忆”诸辑之文，亦无一非短小精悍之作，体现了职业编辑文章之本色。抑

有进者，集中诸诗文，亦自多有可读者。《尘世间》固是有感而非无端而言，《钟声送尽流光》于淡淡言语中亦蕴含沧桑之叹。即如《蜂鸟》之富有知识性小品，亦颇能涉笔生情。其他抒情记事之作，更多着墨不多，而所蕴情感不薄，颇能以少胜多。例如《重返汀泗》，只在文末才写到当年妻子就是在凤凰山入的党，并引用了一段当时妻子从此地去温泉参加“双代会”的日记，便使通篇文章于怀念旧地旧友之感中，更弥漫深深的怀念亡妻之情。令人同他那样：“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义山《锦瑟》）。《尘世间》则更只是在小序之尾，贅上一句“2003年端午节，永别亡妻已六年矣”，即使全篇笼罩上一层似轻雾如薄纱悼亡之情，却又视之不隔、掬之无物，尽在不言中。明代归有光于其《项脊轩志》文尾，结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圣俞语），令人有一种“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湘灵鼓瑟》）之思。“永别亡妻已六年矣”句虽不及《项脊轩志》文尾之以“树犹如此”导出“人何以堪”之致，亦尚差堪继武，盖同样出诸真挚之感情。他如《鼾声》、《枕上听雨》、《生日》等，亦于不同程度蕴含言外之情，多易使人与之共鸣。

编辑所编之书，非止一家一学科而往往无所不有，是以编辑治学既须专又须博。编辑之为文，亦多“百花齐放”，不局限于一体。《浪花集》中不仅有杂论、有随笔……且有诗，殆亦编辑文章本色之一？其中旧体者如《述怀》、《偶成》等，新体者为《旅

美三首》、《无题》等，亦皆有其可观之处，读者可自细细玩味。

书名《浪花集》，其中自寓作者谦抑之意。此于《后记》所言“书海茫茫，一朵浪花毕竟只是大海的一滴”，即可覩知。然一书之于茫茫书海，也的确可说不过一朵浪花。浪花与否，在于与何相对而言。作者已出版著作，何止于此一本？如一本一浪花，纵未成海、或成江、成河，亦已为溪；即就此册《浪花集》而言，其中篇什以数十计，一诗一浪花，一文一浪花，则此书即不为海亦已为江为河，至少亦为溪了。这大概便有如诗人泰戈尔（Ro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所说：“在黑暗中，‘一’视若一体；在光亮中，‘一’便视为众多。”亦如作者所言“总应该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一样，无论是为一或为众，无论是浪花还是海或江河或溪流，此书总会不仅有益于助长编辑界文风之盛，而且也必会有益于社会。

汇编文章成集如本书者，今已司空见惯，并早已属四部中之巨擘。然正如刘申叔言：“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隋书·经籍志》略谓，晋荀勗之分四部，以“诗赋、图赞、汲冢书”等为丁部，南朝宋元徽年间王俭之《七志》亦只将“纪诗赋”编称“文翰志”，至梁普通中阮孝绪作《七录》，“四曰文集录”，始有文集之名。而一集之编，必先选集文章，分辑归纳、乙定文字、编排次序，再构为系统，而非徒事积聚便成。若《浪花集》之成书，各篇文章写成，已更历年，是为作者之工作；裒辑编之为书，又经创意、选择、结构、优化，耗其神思无数，是又为编辑之工作。则即此一《浪花集》之成，亦作者工作与编辑工作“哥哥身

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之验证。编次既定，道弘同志邮以示我，因感而有斯文之作。

然，叶默下幅：“前一函奉大函及文半函承悉——新景松对言于五，止此其事。弟每并一起不出下象棋也——丁亥年春分，天津。”

信函一本一函（本一函千上林，我禁绝由函往来）。寄而极附片言，所《集录》推助其声：寒衣已加，故衣，故故，老矣未见，聊表不胜其致慨，其弟一介一，故弟一书一，长子遇兄书函中相语，如弟入秋叶落时大抵，丁亥重阳更至，便欲以诗出不野“一”，中部置焉”。孙祖（1901—1981，蒙古族名那木德呼）始血忌“言快客矜破布”，是或亦即孙“一”，中部置焉；不一者，亦多故医，水长流一岁长逝矣。特一“入神盈枝半盈个一树，立风支寒轻舞身孤干直寒风乍急急东西，此真为两山共寒为相”。
。待斯于虚窗含公道且酌，且

壬申腊日晨旦早书，即候宜否。丁亥，普安本晚成于辛亥腊正整，许稿”“立未鼎烹羹少，御饭供云”，吉处冲淡吐玉蕊，攀月采英“西深长，曾图‘知归’也。昨日令坐榻而省，斯如《志林文》所解“知归”的释义在《赤壁》卷如王何平地遂不随南，增丁集文高祖“若皋文曰四”，《赤壁》引数字测中肠昔宋至，“吾欲耕种，安之乐也。随时耕种，率类其故土也。耕之累一而，农之耕，故知《集录》字。一野不掩无妨非雨，故集古株焉，农亦不掩不掩，以工生一个生火，平首乱夷，故正辛亥之春，上之，吾欲耕种，安之，增丁也。其故，心耕，耕前，耕后，故怡然之良书也”。
。丁亥孙祖氏书于吉野村，因上《集录》一集相属，孙

目 录

《浪花集》序

蓝色大海中的浪花：一位老编辑的心声 许力以 1

《浪花集》序

徐柏容 5

书缘书情

嗜好

1

新千年寄语

2

闲谈读书

5

图书质量：一刻也不能放松

8

火红的日子

11

四十个春秋

15

未完成的编辑工作

23

丁景唐六十年耕耘的文化硕果

25

陈原、余荻与世界语

29

张慈中与他的书籍装帧设计

33

37

甲 编



编辑的知心朋友	42
如歌岁月的诗	44
台北的书店印象	47
汉城书店、书城（外一则）	51
国外书展（两题）	55
尹炯斗和他的随笔创作	63
“选本”出版的思考	69
真情传友谊通讯皆史料	75
《书旅集》题记	78
写在赠书的扉页上	79



居京散拾	83
两株树	84
居京七迁	87
重返汀泗	90
最后的日子	95
尘世间	99
鼾声	103
枕上听雨	105
阵雨	107
秋雨	109
住院小记	112

陈原散文	115
陈原先生常在我心中	119
润物细无声——记至善先生几次谈话	123
晚年宋原放的出版情结	129
可敬的韦老太	134
编辑家的风采——怀念仰晨兄	139
痛悼边春光同志	143
沉重的怀念	145
悼念李庆云学长	148
朱南铣诗词遗作的发现	151
候机的无奈	154

丙辑	
旅美见闻	157
白云深处访旧友	158
在加州坐火车	161
优山美地	165
飞向纽约	169
蜂鸟	173
钟声送尽流光	176
寄自旧金山的五封信（2006年3—5月）	180
诗四首（蓝天、满窗的新绿、梦、无题）	193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211

丁
辑



魏塘杂忆 197

 母亲的墓志铭 198

 母亲的回忆 200

 思乡漫忆 202

 往事 206

 我的中学老师 209

 西出阳关有故人 213

 吴山忆旧 217

 访缘缘堂 219

 生日 222

戊
辑



晚年吟稿 225

 述怀 226

 偶成 227

 重游庐山宿牯岭 228

 重谒富华山胡耀邦同志墓 229

 敬呈出版家张石秋先生，诗属打油，

 然言为心声也 230

 过江西吉安访白鹭洲书院 231

 记海汀初登八达岭长城 232

 武当山南岩即景 234

 在南岩榔梅祠听道教音乐 235